



文库

杭辛斋
著

学易笔谈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ERS HOUSE



文库

学易笔谈

杭辛斋 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学易笔谈 / 杭辛斋著. --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
2018.7

(大家学术文库)

ISBN 978-7-5705-0018-5

I. ①学… II. ①杭… III. ①《周易》—研究 IV.
①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17387 号

学易笔谈

XUEYI BITAN

杭辛斋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635 毫米×960 毫米 16 开本 16.25 印张 字数 234 千字

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5-0018-5

定价: 38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0604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8-24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大家学术文库”编者按

中国学术，昉自伏羲画卦，至周公制礼作乐而规模始备。其后，王官失守，孔子删述六经，创为私学，是为诸子百家之始。《庄子》曰：“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孔子死后，儒分为八；墨子死后，墨分为三。诸子周游天下，游说诸侯，皆以起衰救弊、发明学术为务，各国亦以奖励学术、招徕人才为务，遂有田齐稷下学官之设。商鞅变法，诗书燔而法令明；始皇一统，儒士坑而黔首愚，当此之时，学在官府，以吏为师，先王之学，不绝如缕。至汉高以匹夫起自草泽，诛暴秦，解倒悬，中国学术始获一线生机。其后，汉惠废挟书之律，民间藏书重见天日。孝武之世，董子献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之策，定六经于一尊。其后，虽有今古之分、儒释之争、汉宋之异、道学心学之别、义理考据之殊，而六经独尊之势，未曾移也。

及鸦片战起，国门洞开，欧风美雨，遍于中夏，诚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当此之时，国人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，思有以自强；又羨于西人之政教修明，思有以自效。于是有“变法守旧之争”“革命改良之争”“排满保皇之争”，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传统，亦因之而起变化。清季罢科举而六经独尊之势蹙，蔡子民废读经而六经独尊之势丧。当此之时，立论有疑古、信古、释古之别，学派有“古史辩”与“学衡”之争，学说有“文学革命”“思想革命”“文字革命”“伦理革命”诸说，师法有“师俄”“师日”“师西”之分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

是，百家争鸣，复见于近代。

民国诸家，为阐明道术、解救时弊，著书立说、授课讲学，其学术思想，历久弥新，至今熠熠生辉，予人启迪。然近人著作，汗牛充栋，多如恒河之沙，使人难免望书兴叹，不知从何下手，穷其一生，亦难以卒读。因此之故，我社特精选最具代表性之近人著作 62 种，分为 6 辑，依次出版，俾读者略窥学术门墙，得进学之阶。此次选辑出版，虽未能穷尽近人学术之精品，难免有遗珠之憾；然能示人以门径，使人借此以知近人学术规模之宏大、体系之完密，亦不失我社编辑出版“大家学术文库”之初衷。

此次出版，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，提升丛书品质，我社特对所选书籍做了必要之编辑加工。总体说来，约有如下诸端：

- 一、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；
- 二、核查各书引文，改讹正误；
- 三、规范各书之标点符号用法，为一些书加新式标点；
- 四、校改原稿印刷产生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脱字；
- 五、凡遇同一书稿中同一人名有两种及以上不同写法者，一律统改为常用写法。

除以上所举五点之外，其余一仍其旧，力求完整保持各书原貌。

然限于编者之有限学力，书中疏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尚祈广大方家、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。

编者

2017年6月（农历丁酉郁蒸）

目 录

学易笔谈初集

《学易笔谈》序 003

《学易笔谈》述旨 005

卷一 009

卷二 035

卷三 057

卷四 078

学易笔谈二集

序一 111

序二 113

卷一 115

卷二 139

卷三 160

卷四 195

读易杂识

序 229

读易杂识 231

学易笔谈初集

《学易笔谈》序

海宁先生之于《易》，得异人传授，又博极诸家传注，故能竟委穷源，而独见其大。先生于书，无所不读，故能探赜索隐，钩贯于新旧之学，而独得其通。昔尝闻之先生曰：《易》始于包牺氏，备于神农黄帝，大明于文王周公孔子。汉人去古未远，其卦气飞伏阴阳消息，皆有所授受，非能自创。孔子赞《易》，专重人道，以明立教之旨，故三陈九德，以人合天，而筮法仅略言及之。朱子乃谓《易》为圣人教人卜筮之书，岂知言耶。然河洛为《易》象所取则，汉学诋为伪造，朱子独取以冠经首，是其卓识，亦有不可及者。又曰：道家祖黄老，渊源悉出于《易》，其七返九还，六归八居，度数与卦象悉合无论矣。所异者佛产印度，耶稣生于犹太，而《华严》之乘数，《金刚》之相数，一八、三六、百零八之数，及七日来复、十三见凶之数，亦无不与卦象悉合。而释言地水火风，西谓水火土气，即《易》之乾坤坎离，更为明显。时之先后，地之远近，皆略不相蒙，而数理之大原，乃无不与《易》相合。然则《易》之所以为《易》，不从可识乎？又曰：《易》如大明镜，无论以何物映之，莫不适如其本来之象。如君主立宪，义取亲民为同人象；民主立宪，主权在民为大有象；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。乃至日光七色，见象于白贲；微生物变化物质，见象于蛊。凡近世所矜为创获者，而《易》皆备其象、明其理于数千年以前。盖理本一原，数无二致，时无古今，地无中外，有偏重而无偏废。中土文明，理重于数，而西国则数胜于理，

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际，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。惟《易》则理数兼赅，形上道而形下器，乃足以调剂中西末流之偏以会其通，而宏其用，此则今日学者之责也。呜呼，此足以见先生之学矣。国会蒙尘，播迁于粤，议政之暇，获与龚君焕辰、张君知竞、徐君际恒、王君用宾、张君效翰、郭君生荣、关君秉真、凌君毅、凌君锐、陈君燮枢、胡君兆沂、张君相、吴君崑、陆君昌焯、彭君汉遗、万君葆元、刘君汝麟诸同志，组织研几学社，相约治《易》，恭请先生主讲。先生既著《易楔》，以明《易》例，其微言大义之未尽者，别为《学易笔谈》若干卷，授之同人。同人窃以世界文明，莫古于中国，而《易》象所自起，则犹在中国未有文字之先，一画开天，列圣继起，制作大备，莫不以《易》为准，斯诚世界文明之鼻祖，而吾国人士所宜深切讲求以与世界相见者也。乃自汉以来，学者非遗象言理，失其本源，即离理言数，沦为小道；盖晦盲否塞，至于今日亦已极矣，兹何幸得先生为之发挥光大也。同人不敢自私，相与醖金先以初集四卷付印，用公同好，俾世知有先生之学，与夫《易》之所以为《易》也。楼海追随同人，学无心得，谨以素所闻于先生者，弁诸简端，并志其缘起如此云。

中华民国纪元八年九月后学狄楼海拜手敬序

《学易笔谈》述旨

《易》道至大，《易》理至邃，辛斋之愚，何敢妄谈。顾念吾师忍死狂狷，克期以待，密传心法，冀绵绝学，又曷敢自弃。丙辰出狱，爰搜集古今说《易》之书，惟日擎孳，寝馈舟车，未尝或辍。丁巳以后，国会蒙尘，播越岭峤。议席多暇，两院同人，合组研几学社于广州之迴龙社，谬推都讲。计日分程，商兑讲习，虽兵戈扰攘，而课约罔闲。讲义纂辑，得书若干，名曰《易楔》。而晨昏余晷，切磋问难，随时笔录者，又积稿盈尺。同人艰于传写，乃谋刊印，厘为四卷，颜曰《笔谈》，盖纪实焉。己未庚申，由粤而沪，同志之友，闻声毕集，风雨一庐，不废讨论。以续前稿，又得四卷，别为二集。借阅传钞，恐多遗失，适前印之书，久已告罄，同人请合两集与《易楔》《易数偶得》《读易杂记》诸稿，均以聚珍板印行，始于壬戌八月，至十月抄，《笔谈》八卷工竣。爰纪颠末，并述旨如下：

一、承学之士，不废笔札，谈论所及，择要缀录，聊以备忘。除初集第一卷，于临印时略有增减，以明源流外，余悉随时编订，并无先后次序。

一、讲《易》与诂经不同。诂经当有家法，有体例，义不容杂。而讲《易》则以阐明卦爻象数之原理原则，但以经文为之证明。故凡与象数有涉，足与《易》道相发明者，博采旁搜，不限时地，更无所谓门户派别也。

一、《易》本法象于天地，乾易坤简，易知易能，虽见仁见智，各随学识之深浅而异，要无不可知之理。自象义不明，学者无所适从，几视《易》为绝学，而不敢问津，致易简之理，日即湮晦。本编有鉴于斯，立说皆取浅显明白，务期尽人能解，不敢以艰深文浅陋也。

一、孔子赞《易》，身逢乱世，行危言逊，有因时忌不能显言者，不得不以微言大义，隐寓于象数之中，与《春秋》同一例也。后人不察，悉以文字求之。孔子忧天悯人之苦心湮没尽矣。历代学者，如邵康简，如刘青田，黄姚江，均抱此隐痛而未敢昌言者也。鼎革以后，世虽乱而言可无讳，发历圣之心传，弥前贤之遗憾，维世道而存绝学，不可谓非千载一时之良机。剥极必复，时乎不再，幸我同人勿自暴弃以负天心也。

一、卦因数衍，数缘象起，象由心生。《易》准天地，广大悉备。虽人事递演，世变日繁，要不能出乎此象数之外。故洲殊种别，文字语言，万有不齐，维数足以齐之。宗教俗尚，各有不同，惟数足以同之。两千年来，数学失传，宋后言《易》者，往往以邵子先天数为《易》数。数理繁啧，固非短札所能尽，然于旧说之显然牴牾者，不能不援据象数以为商榷。非敢故翻成案也。

一、占筮固《易》之一端，而圣人修《易》以明道，实非尽为占筮。孔子赞《易》，绍述文周，以人合天，兢兢寡过，岂导人于趋吉避凶哉。朱子以占筮为《易》之本义，未免偏见。而大衍揲著之法，自唐以后，于挂一再扚两端，立说互歧。征诸数理，并多遗憾，未敢盲从，以误后人。

一、至诚之道，虽可前知，惟道本一贯，学无躐等，必正心修身，能尽人之道以合天，斯天人契合，感而遂通，百世可知，初无二理。若一知半解，妄谈祸福，自欺欺人，实学《易》之大戒。兢兢自箴者，窃愿以此勉人。

一、尽性至命，乃《易》学之极功。孔子之圣，犹韦编三绝，但云寡过，罕言性命。后生末学，更宜践履笃实，下学上达，同学讲习，窃本斯旨。初集刊布，朋自远来，往往以祇言象数，不谈身心性

命相责。但愚尚以象数之未能尽明为憾，果象数通解，则身心性命之理，胥在其中，更无待言说为也。

一、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凡有形可指者皆器，道本于心，未可以言尽焉。故八卦因重，羲农法天以垂象，两编《十翼》，周孔立言以明道，然未可遽执卦象经传以为道也。譬诸升高必以梯，而梯非高，求饱必以饭，而饭非饱。宋后讲《易》，开口言性理，言道统，是犹指梯而称高，看饭而说饱也。今之谈道者，无宋人之学，而立说更高出宋人，自误误人，更不待言。愿学者共明斯旨，各求实学，返诸身心，勿好高务远，循前车之覆辙焉。

一、洁净精微之学，非潜修静养，未能深造。劳人草草，敢言心得，惟汇积年涉猎所得，聊供同学参考之便。深望海内鸿硕，时加匡正，幸得学与年进，尚拟赓续，以供采择。

一、世道陵夷，圣学中绝，人欲横流，罔知纪极。谨愿之士，苦身心之无所寄托，蒿目时艰，恒怀消极。或附托西教，或皈向佛门，而仙灵神鬼，导引修养，及飞鸾显化之坛宇，遂遍于域中，影附风从，是丹非素。不知我国固有之学，贯澈天人，足以安身立命，保世滋大，概群藉而罗万有者，悉在此一画开天，人文肇始之《易经》。存人道，挽世运，千钧一发，绝续在兹，弘道救世，责无旁贷，惟我同人，自奋勉焉。

岁在壬戌冬至之月海宁杭辛斋补识于海上寄庐

卷一

上古之《易》

上古之世，无所谓《易》也，但后世之《易》，实本于庖羲。故《周官》掌太卜者有三《易》之称，因周以《易》名，遂追溢《连山》《归藏》皆谓之《易》。余所谓上古之《易》者，亦援斯义而追称之耳。溯自庖羲一画开天，其时虽文字未兴，而结绳为治，已有等秩伦纪之可观。《系传》称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其条理井然，而“观法于地”暨“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”，已能将地之所有，分析观察，颇如近世科学家。区地文、地质学为二类，此岂欧洲人所谓上古时代野蛮酋长之可比拟哉。“以佃以渔”，虽未脱游牧之风，而政治亦已斐然可观矣。况八卦成列，有形、有象、有声，实已具备文字之作用。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，益之以变化，固已肆应而不穷矣。此庖羲之《易》，所以为我中国文化之初祖也。

“庖羲氏没，神农氏作。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。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”是已由游牧时代而进于农商，且规模宏远，政教并行。又尝百草以御

疾疢，民无夭折，创制显庸，泽及万世。然其时文字未兴，所赖以政治之具者，实维庖羲所遗传之卦象。度神农氏必有所增益而变通之，是名《连山》。相传以重艮为首，经卦皆八，重卦皆六十四者也。故神农为炎帝，亦号烈山氏。

“神农氏没，黄帝尧舜氏作。通其变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使民宜之，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盖至是文明日进，制器尚象，人事日繁，而旧有之八卦，不足以应用。于是广卦象为六书，而文字以生。益以天干地支，而阴阳五行之用愈精。吹律定声，民气以和，而礼乐以兴。本黄钟以定度量权衡，治历明时，定璇玑玉衡以齐七政，绝地天通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而《易》之为用，益无乎不备。故黄帝之《易》曰《归藏》，以坤乾为首者也。尧舜继黄帝之后，于变时雍，垂衣裳而天下治。今读《系辞》下传之二章，上古进化之历史，与三《易》之源流，可概见矣。此上古之《易》也。

中古之《易》

夏《易》《连山》，盖继述神农氏者也。商《易》《归藏》，盖继述黄帝氏者也。周曰《周易》，或曰祖述尧舜。孔子曰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？”虽指《周易》，以“文王与纣之事”当之，然帝降而王，德不如古。神禹受命，开家天下之局，汤武革命，易揖让而征诛，均不能无惭德焉。故三代之《易》，皆可谓之“中古”，所谓“于稽其类，其衰世之意邪”。上视羲皇，已不无今昔之感矣。

三代之政纲本于《易》

制度文物，皆出于《易》，故曰：“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。”《易》在三代，不啻为政治之书。夏宗《连山》，其礼乐政刑胥以《连